

內觀雜誌第 30 期【2005 年 3 月】

內觀雜誌第 30 期

【本期重點】：介紹南傳《長部》重要經文（2）：沙門果經

第 29 期內容文摘：

沙門果經



沙門果經

說明：此《長部》第二經經文之分段編號，係配合南傳英譯本。
本版本是配合英譯本和原漢譯本編校而成者。

一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大比丘眾俱，住王舍城王子育耆婆之菴羅園。

爾時，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於四月迦底迦之十五布薩日滿月之夜時，坐於殊勝之宮殿高樓，為諸大臣所圍繞。

爾時，摩揭陀國王韋提子阿闍世於布薩日，如是感興而言：「賢友！真是可愛之明月夜！真是美麗之明月夜！真是寧靜之明月夜！真是吉祥之明月夜！今我等何不親近沙門、婆羅門，親近能使我等之心得安祥者耶？」

二 爾時，有一大臣，對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奏言：「大王！茲有不蘭迦葉，是教團之首，群眾之主，智識廣博，名聞甚高，為一派之開祖，受眾人之尊敬，出家甚久，富有經驗之長老。願大王親近彼不蘭迦葉，由於親近，能使大王之心得安祥。」
雖如是上奏，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默然不應。

三 爾時，其他之大臣，亦對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奏言：「大王！茲有末伽梨瞿舍利，是教團之首，群眾之主，智識廣博，名聞甚高，為一派之開祖，受眾人之尊敬，出家甚久，富有經驗之長老。願大王親近彼末伽梨瞿舍利，由於親近，能使大王之心得安祥。

雖如是上奏，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默然[不應]。

四 爾時，其他之大臣，亦對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奏言：「大王！茲有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是教團之首，群眾之主，智識廣博，名聞甚高，為一派之開祖，受眾人之尊敬，出家甚久，富有經驗之長老。願大王親近彼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由於親近，能使大王之心得安祥。

雖如是奏上，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默然不應。

五 爾時，其他之大臣，亦對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奏言：「大王！茲有婆浮陀迦旃延那，是教團之首，群眾之主，智識廣博，

名聞甚高，為一派之開祖，受眾人之尊敬，出家甚久，富有經驗之長老。願大王親近彼婆浮陀迦旃延那，由於親近，能使大王之心得安祥。

雖如是奏上，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默然不應。

六 爾時，其他之大臣，亦對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奏言：「大王！茲有散若夷毘羅梨沸，是教團之首，群眾之主，智識廣博，名聞甚高，為一派之開祖，受眾人之尊敬，出家甚久，富有經驗之長老。願大王親近彼散若夷毘羅梨沸，由於親近，能使大王之心得安祥。

雖如是奏上，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默然不應。

七 爾時，其他之大臣，亦對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奏言：「大王！茲有尼乾子，是教團之首，群眾之主，智識廣博，名聞甚高，為一派之開祖，受眾人之尊敬，出家甚久，富有經驗之長老。願大王親近彼尼乾子，由於親近，能使大王之心得安祥。

雖如是奏上，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默然不應。

八 爾時，王子育耆婆，離於摩揭陀國王韋提子阿闍世不遠處，默然而坐。

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問耆婆曰：「汝，賢友耆婆！今何故默然耶？」

耆婆曰：「大王！茲有世尊、應供、等正覺者，與千二百五十大比丘眾俱，住我等之菴羅園。對世尊瞿曇起如是之稱譽：『此世尊是阿羅漢、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願大王親近彼世尊，由於親近，能使大王之心得清淨愉悅。」

[大王曰：]「然者，賢友耆婆！預備眾乘！」

九 王子育耆婆答王：「大王！如是。」乃備五百牝象，及王自用之象乘，對王奏言：「大王！象乘已備，王宜知時。」

爾時，王乘已象，令彼等王妃各乘五百牝象，於持炬者護持下，以大王之威嚴從王舍城出發，往赴王子育耆婆之菴羅園。

一 如是至菴羅園不遠之處，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突然]心生恐怖、戰慄、身毛豎立。充滿恐怖與戰慄而身毛豎立之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問王子育耆婆曰：「賢友耆婆！汝非謀害我耶？賢友耆婆！汝非欺騙我耶？賢友耆婆！汝非將我交與怨

敵耶？若有千二百五十大比丘眾俱，而無任何之音聲，亦無嚏、咳之音，如何可能耶？」

「大王！勿懼！大王！臣非謀害君、非欺君、非將君交與怨敵。大王！前進，大王！前進。彼圓堂處諸燈輝燃！」

一一 如是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乘象至能到之處，乃下象乘而行近圓堂之門前，詣已而問耆婆曰：「賢友耆婆！今，世尊在何處耶？」

「大王！世尊在彼處，大王！世尊背向中央柱，面東坐於比丘眾前。」

一二 如是，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詣世尊處，詣已，立於一面。立於一面已，摩揭陀國王韋提子阿闍世，環視眾默然靜坐之比丘眾，恰如清澄之湖水，感興而言曰：「今比丘眾如此之寂靜！願我太子優陀夷跋陀亦具此寂靜。」

時，世尊告王曰：「大王！汝想念於所好耶？」

「然，大德！我想念太子優陀夷跋陀。今比丘眾具如是寂靜，願予太子優陀夷跋陀亦具之。」

一三 於是，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恭敬頂禮世尊，並以合掌敬禮比丘眾，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白世尊曰：「大德！我欲問世尊事情，可否賜答。」

「大王！隨汝之所欲問。」

一四 「大德！世間有種種技能職業者，如：御象師、御馬師、車術師、弓術師、掌旗手、副官、伙食士、將官、斥堠、力士、勇士、鎧甲兵、家奴子、廚師、理髮師、侍浴者、製餅者、編鬢者、洗衣師、織師、編籃者、陶師、計算師、會計師。如是世間所知之種種技能職業者，彼等於現世，享受彼等技能職業之成果，以令自己安樂幸福，令父母安樂幸福，令妻子安樂幸福，令朋友安樂幸福。以此，向沙門、婆羅門行布施，得天界安隱之福報。大德！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一五 「大王！汝憶起曾以此質問其他之沙門、婆羅門否？」

「然，大德！我憶起曾以此質問其他沙門、婆羅門。」

「然者，若大王不介意，請依彼等所答而述之。」

「大德！我不介意於世尊或如世尊者而述之。」

「然，大王！請述之。」

一六 「大德！時，我詣訪不蘭迦葉，詣已，與不蘭迦葉互相寒暄問安之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我如是問曰：『迦葉！世間有種種技能職業者，如：御象師、御馬師、車術師、弓術師、掌旗手、副官、伙食士、將官、斥堠、力士、勇士、鎧甲兵、家奴子、廚師、理髮師、侍浴者、製餅者、編鬢者、洗衣師、織師、編籃者、陶師、計算師、會計師。如是世間所知之種種技能職業者，彼等於現世，享受彼等技能職業之成果，以令自己安樂幸福，令父母安樂幸福，令妻子安樂幸福，令朋友安樂幸福。以此，向沙門、婆羅門行布施，得天界安隱之福報。迦葉！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一七 大德！如是問已，不蘭迦葉如是答我曰：『大王！或有人作、令作、斬、令斬、折磨、令折磨、惱、令惱、壓迫、令壓迫他人、殺生、不與取、破牆而入他家、掠奪、竊盜、搶劫、邪淫、妄語等者，如是無犯何等罪惡。或有人以尖銳之利刀，將此地上之眾生，切作一肉聚、一肉堆者，由此因緣，無罪惡、亦無罪惡之果報。或有人於恆河之南岸，殺戮、令殺戮、斬、令斬、折磨、令折磨他人，由此因緣，無罪惡、無罪惡之果報。或有人於恆河之北岸，布施、令布施、祭祀、令祭祀，由此因緣，無功德、無功德之果報。奉行布施、調御、禁戒、實語，由此因緣，無功德、無功德之果報。』

一八 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而不蘭迦葉答以非業。大德！猶如問菴羅樹果，而答以羅唵闍果。問羅唵闍樹果，而答以菴羅樹果。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而不蘭迦葉答以非業。然大德！我生起如是之念：『我對住於我領地之沙門、婆羅門，不應刁難。』大德！是故我對彼之言說，不稱讚亦不反駁，我內心雖不滿意，但不說任何反駁和訶責之言。我不信奉彼所說，起座而出。

一九 大德！一時，我詣訪末伽梨瞿舍羅。詣已，與彼互相寒暄問安之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我如是問曰：『瞿舍羅！世間有種種技能職業者 [詳如一六節]，瞿舍羅！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二 大德！如是問已，末伽梨瞿舍羅如是答我曰：『大王！諸有情之雜染是無因無緣，無因無緣諸有情生起雜染。諸有情之清淨是無因無緣，無因無緣諸有情生起清淨。非自作、非他作、非餘人

作，無力、無精進、無體力亦無氣力。一切之有情，一切之生物，一切之有類，一切之命者，無自在力、無力、無精進，依自然之決定、結合，依自然之性質而互相變化，如是於六種投生感受苦樂。有一百四十萬種主要之投生，有六千種其他之投生，又有六百種其他投生。有五百種業、五種業、三種業、滿業、半業。有六十二種之道跡，六十二種之中劫，六種人，八種人生階段、四千九百種謀生、四千九百種修行者、四千九百種龍宅，二千根、三千地獄、三十六塵界、七有想有情界、七無想有情界、七節生植物、七種天、七種人、七非天、七湖、七大七小節瘤、七大七小崖、七大七小夢，經八百四十萬大劫，愚者、智者流轉輪迴已，皆到達苦之滅盡。於此期間實無：「我以戒行、苦行、梵行，令未熟業成熟，或忍受已熟業以作滅盡。」由於苦、樂早已決定。輪迴有終限，無增、減，無進、退，猶如擲下絲球，令解盡為止，如是愚者、智者流轉輪迴已，皆到達苦之滅盡。』

二一 大德！我如是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時，末伽梨瞿瞿舍羅答以輪迴之淨化。大德！猶如問菴羅樹果，答以羅字闍果，問羅字闍果，而答以菴羅果。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而答以輪迴之淨化。然大德！我生起如是之念：『我對住於我領地之沙門、婆羅門，不應刁難。』大德！是故我對彼之言說，不稱讚亦不反駁，我內心雖不滿意，但不說任何反駁和訶責之言。我不信奉彼所說，起座而出。

二二 大德！一時，我詣訪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詣已，與彼互相寒暄問安之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我如次問曰：『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世間有種種技能職業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二三 大德！如是問已，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如是答我曰：『大王！無布施、無供養、無祭祀，無善、惡業之異熟果，無今世、無他世，無父、無母、無化生之有情，世間無有沙門、婆羅門之正住正行、自知、證知今世他世。人由四大種而成，死即地歸還於地身、水歸還於水身、火歸還於火身、風歸還於風身，諸根移入於虛空。四擔架者，並以擔架為第五，將屍體運往至火葬處止，雖對死者唱誦，但被火化後，骨成鴿色，供物變灰。布施之說，唯對愚者之所設；若說人死後存在，此為無根之妄言而已。愚者及智者，身歿之後，即斷滅、消失，死後沒有任何物之存在。』

二四 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阿耨多翅舍欽婆羅答以斷滅論。大德！猶如問菴羅樹果，而答以羅李闇果；問羅李闇樹果，而答以菴羅樹果。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阿耨多翅舍欽婆羅答以斷滅論。然大德！我生起如是之念：『我對住於我領地之沙門、婆羅門，不應刁難。』大德！是故我對彼之言說，不稱讚亦不反駁，我內心雖不滿意，但不說任何反駁和訶責之言。我不信奉彼所說，起座而出。

二五 大德！一時，我詣訪婆浮陀迦旃延那。詣已，與彼互相寒暄問安之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我如是問曰：『婆浮陀迦旃延那！世間有種種職業者 [詳如一六節] 婆浮陀迦旃延那！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二六 大德！如是問已，婆浮陀迦旃延那如是答我曰：『大王！有此等七身，非能作、非所作、非能創造、非所創造，無能生產任何物，常住如山頂直立不動之石柱。此等不動搖、不轉變、無互相侵害、不導致互相苦樂、亦苦亦樂。何等為七身？謂地身、水身、火身、風身、樂、苦及命根。此中，無能殺者，亦無所殺者；無能聞者，無所聞者；無能識者亦無所識者。若人以利刀截斷他人之頭，無有何人奪何人之生命。唯刀劍揮過此七身之間隙而已。』

二七 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婆浮陀迦旃延那答以異言。大德！猶如問菴羅樹果而答以羅李闇果。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婆浮陀迦旃延那答以異言。然大德！我生起如是之念：『我對住於我領地之沙門、婆羅門，不應刁難。』大德！是故我對彼之言說，不稱讚亦不反駁，我內心雖不滿意，但不說任何反駁和訶責之言。我不信奉彼所說，起座而出。

二八 大德！一時，我詣訪尼乾子。詣已，與彼互相寒暄問安之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我如是問曰：『尼乾子！世間有種種職業者 [詳如一六節] 尼乾子！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二九 大德！如是問已，尼乾子如是答我曰：『大王！尼乾子行四種防護禁戒。大王！尼乾子如何行四種防護禁戒耶？大王！尼乾子，防範、包圍、清靜、宣揚。大王！如是尼乾子行四種防護禁戒。大王！是故尼乾子被稱為自圓滿、自抑制、自立者。』

三 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尼乾子答以四種禁戒。大德！猶如問菴羅樹果而答以羅李闇果。大德！如是，我問沙門

現世之修行果報，尼乾子答以四種禁戒。然大德！我生起如是之念：『我對住於我領地之沙門、婆羅門，不應刁難。』大德！是故我對彼之言說，不稱讚亦不反駁，我內心雖不滿意，但不說任何反駁和訶責之言。我不信奉彼所說，起座而出。

三一 大德！一時，我詣訪散若夷毘羅梨弗。詣已，與彼互相寒暄問安之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我如是問彼曰：『散若夷毘羅梨弗！世間有種種業者 [詳如一六節] 散若夷毘羅梨弗！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三二 大德！如是問時，散若夷毘羅梨弗如是答我曰：『汝若問我「他世有耶？」我若以為「他世有」者，當答汝「他世有。」然，我不如是想。我不說「是如此。」亦不說「是其他。」我不說「非如此。」亦不是不說「非如此。」汝若問我：「他世無耶？」「他世亦有亦無耶？」「他世非有亦非無耶？」「有化生之有情耶？」「無化生之有情耶？」「化生之有情亦有亦無耶？」「化生之有情非有亦非無耶？」「有善惡業之異熟果耶？」「無善惡業之異熟果耶？」「善惡業之異熟果亦有亦無耶？」「善惡業之異熟果非有亦非無耶？」「如來死後存在耶？」「如來死後非存在耶？」「如來死後亦存在亦不存在耶？」「如來死後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我若以為「如來死後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者，當答汝「如來死後非存在亦非不存在。」然，我不如是想。我不說「是如此。」亦不說「是其他。」我不說「非如此。」亦不是不說「非如此。」

三三 大德！如是我問沙門現世之修行果報，散若夷毘羅梨弗答以矯亂如鰻論。大德！猶如問菴羅樹果而答以羅李闇果。然大德！我生起如是之念：『我對住於我領地之沙門、婆羅門，不應刁難。』大德！是故我對彼之言說，不稱讚亦不反駁，我內心雖不滿意，但不說任何反駁和訶責之言。我不信奉彼所說，起座而出。

三四 大德！予問世尊：『世間有種種技能職業者，如：御象師、御馬師、車術師、弓術師、掌旗手、副官、伙食士、將官、斥候、力士、勇士、鎧甲兵、家奴子、廚師、理髮師、侍浴者、製餅者、編髮者、洗衣師、織師、編籃者、陶師、計算師、會計師。如是世間所知之種種技能職業者，彼等於現世，享受彼等技能職業之成果，以令自己安樂幸福，令父母安樂幸福，令妻子安樂幸福，令朋友安樂幸福。以此，向沙門、婆羅門行布施，得天界安隱之福報。大德！如是，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世尊曰：「大王！我能。大王！我對此問汝，汝可隨所思而答之！

三五 大王！汝如何思惟耶？汝僱一奴僕，彼奉事於汝：晚睡早起、聽順汝之任何雜務、和顏悅色、言愛語、恭順可意之行為。彼如是思惟：『成熟其功德之果報，實希有哉！未曾有哉！此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是人，我亦是人。然，此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以具足持受五欲樂，想彼戲樂如神，我於此乃彼之奴僕，而奉事彼：晚睡早起，聽[順王]之任何雜務，和顏悅色、言愛語、恭順可意之行為。實彼我[得為如此，]乃彼我之福德。然，令我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於彼而後，即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如是出家，彼防護身、口、意而住，以滿足最低限度之衣、食，樂於離世靜居。對彼，汝之諸臣奏言：『願大王有如，彼人乃大王之奴僕，以奉事[大王]：晚睡早起、聽順[王]之任何雜務、和顏悅色、言愛語、恭順可意之行為。大王！而後，彼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如是出家，彼防護身、口、意而住，以滿足最低限度之衣、食，樂於離世靜居。』彼時，汝能言：『令彼人還歸我處，再為奴僕，為我奉事，晚睡早起、聽順雜務、和顏悅色、言愛語、恭順可意之行為』耶？」

三六 [王曰：]「大德！不然，我等可同彼問訊、起迎，與座請坐。供彼衣、食、住宿及病之醫藥、用具，并如法保護、蓋護、守護彼。」

[世尊曰：]「大王！汝如何思惟耶？果然如是，能否指出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或不然耶？」

[王曰：]「大德！確實如是，能否指出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

[世尊曰：]「大王！此是我所施設於沙門[修行]現世之第一果報。」

三七 [王曰：]「大德！如是，能否指出其他沙門現世修行之果報耶？」

[世尊曰：]「大王！我能。大王！然，我對此問汝，汝可隨所思而答之。

大王！對此如何思惟？於此，汝有一農夫，彼從事家業，納[王]租稅，增益汝之財寶。一日，彼如是思惟：『希有哉！未曾有哉！此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是人，我亦是人。然，此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持受具足五欲樂，想彼戲樂如神，我於此，乃彼之農夫，從事家業，納[王]租稅，增益彼之財寶。實彼我[得

為如此，]乃彼我之福德。然，令我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於彼而後，捨棄財產、親族，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如是出家，彼防護身、口、意而住，滿足最低限度之衣、食，樂於離世靜居。對彼，汝之諸臣秦言：『願大王有如，彼人乃大王之農夫，從事家業，納[王]租稅，增益大王之財寶。大王！而後彼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如是出家，彼防護身、口、意而住，滿足最低限度之衣、食，樂於離世靜居。』爾時，汝能言：『令彼還歸我處，再為農夫，從事家業，以納租稅，增益我之財寶』耶？」

三八 [王曰：]「大德！不然。我等可向彼問訊，起迎，與座請坐，供彼衣、食、住宿及病之醫藥、用具，并如法保護、蓋護、守護彼。」

[世尊曰：]「汝如何思惟耶？果然如是，能否指出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或不然耶？」

[王曰：]「大德！確實如是，能否指出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

[世尊曰：]「大王！此實我所施設於沙門[修行]現世之第二果報。」

三九 [王曰：]「大德！此兩種以外，能否指出沙門現世修行更微妙殊勝之果報耶？」

[世尊曰：]「大王！能[為]之。然，大王！諦聽善思念之，我當說。」

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答世尊曰：「如是，世尊！」

世尊如次曰：

四 「大王！如來出現於世，此世尊是阿羅漢、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如來是含括天界、魔界、梵天界、此世界、沙門、婆羅門、天、人之眾[生]，開示自己之證悟。如來宣說初善、中善、後亦善，具足文義之教法及無比圓滿清淨之梵行。

四一 居士或居士子，或其他族姓子，聽聞如來之教法；聽聞此法已，對如來得信仰，而彼如是熟慮：『在家多障礙、塵道，出家之生活是自由自在。住在家者，不容易一向修圓滿清淨如螺細光耀之梵行。然，即令我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而後，彼捨棄財產及親族，剃除鬚髮，著袈娑衣，出家而為無家者。

四二 如是正出家已，安住具戒，堅牢防護別解律儀，軌則、所行皆得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一切所有學處。

具足清淨之身業語業，過清淨生活，戒具足，守護諸根門，圓滿具足正念正智。

四三 大王！如何為比丘戒具足耶？

大王！於此有比丘，捨殺生、離殺生、不用刀、杖，有羞恥心，慈悲、哀愍一切有情之利益。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捨不與取、離不與取，取於所與、期於所與，無諸盜心，清淨而住。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捨非梵行、修遠離之梵行，離淫欲法。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四四 沙門瞿曇是捨妄語、離妄語，真實語、可靠、誠實、可信，不欺世間。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捨兩舌、離兩舌，不於此處聞而往彼處告，以離間此處之人；不於彼處聞而往此處告，以離間彼處之人。彼是令離間者和睦之人，是親密者更促進之人，是愛和合、好和合、喜和合、說和合語之人。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捨惡口、離惡口，凡所言說無過失、悅耳、怡心、悅意、優雅，為眾所喜。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捨綺語、離綺語，語適時、語真實而有義、語合法、語合律，其語可貴、適時、合理、明確、具義。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四五 遠離損傷種子、作物，於日中一食不夜食，離非時食，離觀歌舞、音樂、戲劇，離華鬘、塗香、持粉、裝飾、裝扮，離[用]高床、大床，離受蓄金銀；沙門瞿曇離接受生穀、生肉、婦人、少女、男奴、女奴，離接受山羊、綿羊，離接受雞豚，離接受象、牛、馬、騾，離接受大田、小田，離差使、差事，離買賣，離欺秤、升斗、尺，離賄賂、欺詐、虛偽之邪行，離傷害、殺戮、拘禁、攔劫、奪食。

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四六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損傷種子、作物，例如從根生、從莖生、從節生、從芽生、從種子生者。

遠離如是種子植物之損傷。此為比丘戒之一份。

四七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受用積蓄物，例如積蓄之食物、積蓄之飲物、積蓄之衣服、積蓄之乘具、積蓄之

臥具、積蓄之香類、積蓄之肉類等。遠離受用如是積蓄物。此為比丘戒之一分。

四八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觀賞表演，例如歌舞、音樂、戲劇、說書、手鈴、鈸、鼓、幻術、雜耍、魔術，象、馬、水牛、公牛、山羊、公羊、雞、鶉之互鬥，擊棒、拳擊、角力，演習、點名、列陣、閱兵等之娛樂。

遠離觀賞如是之娛樂。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四九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賭博之放逸處，例如八列碁、十列碁、無盤碁、踢石跳格、擲骰、擊棍、手繪、球戲、吹笛、鋤戲、倒立、風車戲、升斗戲、車戲、弓戲、字戲、測意戲、摸擬殘傷戲等。

遠離如是等賭博放逸處。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享用高廣床椅。例如過大之床座、裝飾獸形之長椅，覆以長毛之織物，有文彩、繡花圖繪之床墊，於兩邊或單側有垂緣，或鑲綴寶石、絹布之床墊。象覆、馬覆、車覆、羚羊皮之殊勝覆物，具有寶蓋或兩邊有紅墊之長椅。

遠離使用如是等高廣床椅。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一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裝飾之放逸處。例如塗身、按摩、香水沐浴、洗頭、鏡子、塗油、華鬘、塗香軟膏、臉粉、手鐲、髮飾、手杖、藥瓶、刀劍、傘蓋、彩履、頭巾、寶珠、拂塵、長袖白袍等。

遠離如是等裝飾之放逸處。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二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無益徒勞之論。例如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災難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華鬘論、香料論、親族論、乘具論、村里論、鄉鎮論、都市論、國家論、婦女論、英雄論、路邊論、井邊論、祖先論、漫步論、世界論、海洋論、有無論。

遠離如是等無益徒勞之論。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三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諍論：汝不知此法、律，我知此法、律。汝如何能知此法、律耶？汝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言[前後]相應，汝言不相應。應言於前者而汝言於後，應言於後者而言於前。汝雖長慮而墮負處。我指出汝論之錯誤，請解救汝說，若能者即說之。

遠離如是等諍論。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四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耽溺於為國王、大臣、剎帝利、婆羅門、居士、童子作傳信、差使之行為：來此處、往彼處，持彼來此、持此往彼。

遠離如是等傳信、差使之行為。此亦比丘戒之一份。

五五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然而行於欺瞞、諂媚、暗示、貶低別人、以利求利之貪求。

遠離如是等欺瞞、諂媚。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六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彼等依低劣之畜牲明而過邪命之生活。例如占卜手足之相、占前兆、占閃電、占夢、占身相、占鼠所咬布、火護摩、杓子護摩、穀皮護摩、糠護摩、米護摩、熟酥護摩、油護摩、口護摩、血護摩、肢節明、宅地明、剎帝利明、濕婆明、鬼神明、地明、蛇明、毒藥明、蠍明、鼠明、鳥明、鴉明、命數豫言、防箭咒、知獸語等。

遠離如是等低劣之畜牲明。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七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彼等依低劣之畜牲明而過邪命之生活。例如占卜珠相、杖相、衣服相、劍相、矢相、弓相、武器相、婦人相、丈夫相、童子相、童女相、男僕相、女僕相、象相、馬相、水牛相、公牛相、母牛相、山羊相、公羊相、雞相、鶉相、蜥蜴相、耳環相、龜甲相、獸相等。

遠離如是等低劣之畜牲明。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八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彼等依低劣之畜牲明而過邪命之生活。例如占卜王將進軍、王將不進軍；內部諸王將前進、外部諸王將退卻；外部諸王將前進、內部諸王將退卻；內部諸王將勝利、外部諸王將敗退；外部諸王將勝利、內部諸王將敗退；如是一方將勝利、一方將敗退。

遠離如是等低劣之畜牲明。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五九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彼等依低劣之畜牲明而過邪命之生活。例如占卜將有月蝕、將有日蝕、將有星蝕、日月將行正道、日月將行非道、諸星宿將行正道、諸星宿將行非道、將有流星隕落、將有天火、將有地震、將有雷鳴、將有日月星宿之昇沈明暗。

遠離如是等低劣之畜牲明。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六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彼等依低劣之畜牲明而過邪命之生活。例如占卜：將會多雨、將會無雨；將會豐收、將無收穫；將會太平、將會恐怖；將會疫病、將會健康；會計、計算、估計、作詩、論世等來活命。

遠離如是等低劣之畜牲明。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六一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彼等依低劣之畜牲明而過邪命之生活。例如：占卜嫁娶吉日、訂婚、離婚、存錢、用錢，以咒術開運、降禍，墮胎，以咒術封舌、啞口、不能動手、耳聾，問鏡、問童女、問天神、祭拜太陽，奉祭大梵天、吐火、向吉祥天祈願等。

遠離如是等低劣之畜牲明。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六二 或有沙門、婆羅門，受食信施而生活，彼等依低劣之畜牲明而過邪命之生活。例如：許願、還願、使著魔、對屋下咒、令得精力、令失精力、相地、對地灑淨、漱口、沐浴、供火，給予吐劑、下劑、去痰、化痰、耳藥、眼藥、灌鼻、洗眼、藥油、眼科、外科、小兒科，給予根本藥、副藥等。

遠離如是等低劣之畜牲明。此亦為比丘戒之一份。

六三 大王！此比丘如是戒具足者，無論於何處，由戒之護持故，皆不見怖畏。大王！恰如一灌頂之刹帝利制伏怨敵，無論於何處，皆不見怖畏。比丘而戒具足者，由戒之護持故，無論於何處，皆不見怖畏。具足此聖戒蘊，彼之內心，感受無垢純淨安樂。

大王！如是比丘乃戒具足。

六四 大王！又比丘如何防護諸根門耶？

大王！茲有比丘以眼見色時，不執取[總]相，不執取別相。彼若放逸不防護，而隨著貪愛、憂悲、過惡、不淨法，即攝御眼根，防護眼根，令達眼根之防護。

以耳聞聲時 乃至 以鼻嗅香 乃至 以舌味味
乃至 以身觸觸 乃至 以意知法時，不執取總相，不執取別相。彼若放逸不防護，而隨著貪愛、憂悲、過惡、不淨法，即攝御意根，以防護意根，令達意根之防護。

彼依此聖具足諸根之攝御，感受內心無垢純淨之安樂。

大王！比丘如是攝護諸根門。

六五 大王！又如何比丘具足正念、正智耶？

大王！茲有比丘於進、於退以具王智，於瞻前、於顧後亦具正智。又屈伸手足時、持下衣、上衣及鉢時，飲食嘗味時，大小便時，行住坐臥時，覺醒時，語時，默時，皆具正智。

大王！比丘如是具足正念、正智。

六六 大王！又比丘如何為滿足耶？

大王！茲有比丘，滿足其護身之衣及其養體之施食，[彼]往何處，唯持此等[衣、鉢]而往。大王！猶如有翼之鳥，飛往何處，亦只持其翼而飛。大王！比丘如是滿足其護身之衣及養體之施食，往何處，唯持此等而往。

大王！比丘如是滿足。

六七 具足此聖戒蘊、聖諸根之防護、聖正念正智、望之滿足，選[住]空閑處、樹下、山岳、峽谷、巖窟、藪林、露地、塚間、槁堆。彼乞食而歸，食已而結跏趺坐、端身安住，現起深正念。

六八 彼對世間，捨棄貪欲、無貪欲心而住，由[離]貪欲令心淨化。捨棄害心及瞋恚，不害心而住，利益慈愍一切生物有類，由[離]害心及瞋恚令心淨化。

捨棄惛沈及睡眠，脫離惛沈、睡眠而住，光明想而正念正智，由[離]惛沈、睡眠令心淨化。

捨棄掉舉及惡作，心輕而住，內心寂靜，由[離]掉舉、惡作令心淨化。

捨棄疑，脫離疑而住，於淨法無有疑，由[離]疑令心淨化。

六九 大王！猶如有人，以貸款而營事業，其後事業繁榮，還清貸款，尚有剩餘，得以養妻。爾時，彼思惟：「我曾貸款而營事業，其後事業繁榮，還清貸款，尚有剩餘，得以養妻。」而欣喜、悅樂。

七 大王！猶如有人，生病受苦重患，失去食慾，體力消失。其後，彼病全癒，恢復食慾，體力康強。爾時，彼思惟：「我曾生病受苦重患，失去食慾，體力消失。其後，彼病全癒，恢復食慾，體力康強。」而欣喜、悅樂。

七一 大王！猶如有人，繫禁於牢獄，其後平安出獄，又不減損財物。爾時彼思惟：「我曾繫禁於牢獄，其後平安出獄，又不減損財物。」而欣喜、悅樂。

七二 復次，大王！猶如有人，身為奴隸，無自主權而隸屬他人，不得隨欲而往；其後彼解除奴隸之境遇，有自主權，不隸屬他人，獨立自由，隨欲而往。爾時，彼思惟：「我曾身為奴隸，無自主

權而隸屬他人，不得隨欲而往；其後我解除奴隸之境遇，有自主權，不隸屬他人，獨立自由，隨欲而往。」而欣喜、悅樂。

七三 復次，大王！猶如有人，攜帶財物，需通過少食物、危險之曠野。其後，彼出此曠野，安穩抵達無怖畏之村落。爾時彼思惟：「我曾攜帶財物，需通過少食物、危險之曠野。其後，我出此曠野，安穩抵達無怖畏之村落。」而欣喜、悅樂。

七四 大王！比丘為捨離此等之五蓋時，觀自己猶如貸款者、如生病者、如囚獄者、如奴隸、如曠野行者。

大王！比丘捨離此等之五蓋時，以觀自己，猶如無貸款、無生病、出獄、自由、安穩者。

七五 彼知自己，捨離五蓋時，心生歡喜，從歡喜而身經安；從身經安而覺樂，從覺樂而心得定。彼遠離諸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

彼由離生喜樂，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七六 大王！猶如黠慧能沐浴人或彼弟子，撒細沐浴末於銅器瓦器，水澆灌而揉成沐浴搏，帶津膩、膩所隨、遍內外。

大王！比丘如是由離生喜樂，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為殊勝微妙。

七七 大王！更有比丘，尋伺寂靜，於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安住。

彼由定生喜樂，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七八 大王！猶如深池底部湧出泉水，無東方之水流入，無西方之水流入，無北方之水流入，無南方之水流入，無驟雨之水流入，由此深池湧流冷泉，以冷泉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此深池，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大王！比丘如是由定生喜樂，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

七九 大王！更有比丘，遠離喜貪，安住捨、念，及以正知，身領受樂，聖所宣說：捨、念具足、安樂而住，第三靜慮具足安住。

彼離喜之樂，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八 大王！猶如於池中，有青蓮、紅蓮、白蓮生於水中、長於水中，沒在水中，由水底滋養，由頂至根，冷水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諸蓮花，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大王！比丘如是以離喜之樂，所滋潤、遍滋潤、遍充滿、遍適悅；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

八一 大王！更有比丘！究竟斷樂，先斷於苦，喜憂俱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安住。

彼以清淨鮮白之心，遍滿其身而坐，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八二 大王！猶如有人，以白淨衣，首足皆覆，其白淨衣，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大王！比丘以清淨鮮白之心，遍滿其身而坐，於此身中，無有少分而不充滿。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果報，比前者更為殊勝微妙。

八三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智見。彼如事知：「我此身是色所成、四大種所成、父母之所生，飯粥所長養，是無常、破壞、磨損、破碎、壞滅之法。此身是與我之識相關連而存在者。」

八四 大王！猶如琉璃寶珠，純淨而玉質優異，善磨為八面體，清澈、光耀、無瑕，各面完美具足，串以青色、黃色、赤色、白色、或橘色之線，具眼者以此置於手中而善觀察曰：「此琉璃寶珠，純淨而玉質優異，善磨為八面體，清澈、光耀、無瑕，各面完美具足，串以青色、黃色、赤色、白色、或橘色之線。」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智見。彼如事知：「我此身是色所成、四大種所成、父母之所生，飯粥所長養，是無常、破壞、磨損、破碎、壞滅之法。此身是與我之識相關連而存在者。」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為殊勝微妙。

八五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生起意所成身。彼由色身，生起意所成，具有一切肢節及功能之色身。

八六 大王！猶如有人，由文奢草拔內莖，彼思惟：「此是文奢草，此是內莖。文奢草與內莖相異，今由文奢草拔內莖也。」

大王！猶如有人，由鞘拔刀，彼思惟：「此是刀，此是鞘。刀與鞘相異，今由鞘拔刀也。」

大王！猶如有人，由蛇皮蛻出蛇，彼思惟：「此是蛇，此是蛇皮也。蛇與蛇皮相異，今由蛇皮蛻出蛇也。」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生起意所成身。彼由色身，生起意所成，具有一切肢節及功能之色身。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

八七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種種神通。彼受用種種神通：一身化為多身，多身合為一身，或現身、或隱身；通柵、透牆、穿山無有障礙，猶如於空；入出大地，猶如於水；行於水上不沈，猶如於地；趺坐、經行於空中，猶如有翼之鳥；以手捫摸日月，有如是威德，以身到達梵天界。

八八 大王！猶如熟練之陶師或其弟子，能整治陶土，隨其所欲，製成種種容器。

大王！猶如熟練之象牙師或其弟子，能整治象牙，隨其所欲，製成種種象牙雕物。

大王！猶如熟練之金匠或其弟子，能整治黃金，隨其所欲，製成種種飾品。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種種神通。彼受用種種神通：一身化為多身，多身合為一身，或現身、或隱身；通柵、透牆、穿山無有障礙，猶如於空；入出大地，猶如於水；行於水上不沈，猶如於地；趺坐、經行於空中，猶如有翼之鳥；以手捫摸日月，有如是威德，以身到達梵天界。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

八九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天耳。以清淨而超越人耳之天耳，聽聞人天兩界遠近之聲。

九 大王！猶如有人行於遠路，聽聞大鼓、小鼓、螺貝、腰鼓、銅鑼之聲，而思惟：「彼是大鼓、小鼓之聲，彼是螺貝、腰鼓、銅鑼之聲！」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天耳。以清淨而超越人耳之天耳，聽聞人天兩界遠近之聲。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

九一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他心智。以自己之心，徹見其他眾生及他人之心。如是：

了知有貪心，是有貪心。

了知離貪心，是離貪心。

了知有瞋心，是有瞋心。

了知離瞋心，是離瞋心。

了知有癡心，是有癡心。

了知離癡心，是離癡心。

了知略心，是略心。

了知散心，是散心。

了知廣大心，是廣大心。

了知非廣大心，是非廣大心。

了知有上心，是有上心。

了知無上心，是無上心。

了知定心，是定心。

了知不定心，是不定心。

了知善解脫心，是善解脫心。

了知不善解脫心，是不善解脫心。

九二 大王！猶如成年男女，或青年男女，愛好容貌，於潔白清澄之鏡或水鉢，細觀所反映之顏貌，若有斑點，知有斑點，若無斑點，知無斑點。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他心智。以自己之心，徹見其他眾生及他人之心。如是：

了知有貪心，是有貪心。

了知離貪心，是離貪心。

了知有瞋心，是有瞋心。

了知離瞋心，是離瞋心。

了知有癡心，是有癡心。

了知離癡心，是離癡心。

了知略心，是略心。

了知散心，是散心。

了知廣大心，是廣大心。

了知非廣大心，是非廣大心。

了知有上心，是有上心。

了知無上心，是無上心。

了知定心，是定心。

了知不定心，是不定心。

了知善解脫心，是善解脫心。

了知不善解脫心，是不善解脫心。

九三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宿住隨念智，彼隨念宿世：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數壞劫、數成劫、數成壞劫：『於彼處，我如是名、如是種族、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苦樂、如是壽量。我由彼處死而生於他處，於他處，我如是名、如是種族、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苦樂、如是壽量。我由他處歿，生來此處。』如是隨念種種宿世之生處、形相、境遇。

九四 大王！猶如有人，從己之村落到彼之村落，又從彼村落往他村落，又由他村落，回己村落，爾時，彼如是隨念：「我由此村落到彼村落，於彼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默。我由此村落，往他村落，於他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默。而我由他村落，回己村落。」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宿住隨念智，彼隨念宿世：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數壞劫、數成劫、數成壞劫：『於彼處，我如是名、如是種族、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苦樂、如是壽量。我由彼處死而生於他處，於他處，我如是名、如是種族、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苦樂、如是壽量。我由他處歿，生來此處。』如是隨念種種宿世之生處、形相、境遇。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

九五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死生智。彼以清淨而超越人界之天眼，觀察眾生，見眾生死而又生；證知眾生隨所為之業，而有貴賤、美醜、樂與不樂：『此等眾生具身、語、意之惡業，誹謗聖者，以懷邪見，得邪見業；彼等於身壞死後，生於惡生、惡趣、地獄。此等眾生具身、語、意之善業，不誹謗聖者，以懷正見，得正見業；彼等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是，彼以清淨而超越人界之天眼，觀察眾生，見眾生死而又生；證知眾生隨所為之業，而有貴賤、美醜、樂與不樂。

九六 大王！猶如有眼者，立於四衢街道中之高樓，見眾人入出某家，往來於車道、人道，或坐於四衢街道之中。彼如是思維：『此等眾人入出其家，往來於車道、人道，或坐於四衢街道之中。』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生死智。彼以清淨而超越人界之天眼，觀察眾生，見眾生死而又生；證知眾生隨所為之業，而有貴賤、美醜、樂與不樂。

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

九七 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漏盡智。彼如實證知：此是苦；如實證知：此是苦之集；如實證知：此是苦之滅；如實證知：此是苦滅之道；彼如實證知：此是漏；如實證知：此是漏之集；如實證知：此是漏之滅；如實證知：此是滅漏之道。如是知、如是見故，其心解脫欲漏、解脫有漏、解脫無

明漏，而生智慧：此是解脫，並證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九八 大王！猶如峽谷有一澄明如鏡之水池，有眼者立其岸，見牡蠣殼、砂石岸及魚群之或動、或止，彼如是思維：『此澄明如鏡之水池，有牡蠣殼、砂石岸及魚群之或動、或止。』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清白，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能工作、安住，獲得不動之狀態時，比丘將心，引導、傾注於漏盡智。彼如實證知：此是苦；如實證知：此是苦之集；如實證知：此是苦之滅；如實證知：此是苦滅之道；彼如實證知：此是漏；如實證知：此是漏之集；如實證知：此是漏之滅；如實證知：此是滅漏之道。如是知、如是見故，其心解脫欲漏、解脫有漏、解脫無明漏，而生智慧：此是解脫，並證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大王！此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殊勝微妙。大王！：此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其他絕無有比此更殊勝之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

九九 時，世尊如是宣說已，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白世尊言：「偉哉！世尊！偉哉！世尊！猶如倒者令起、覆者令顯、迷者示以道路、暗處持燈，使有眼者見諸物，如是，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法。世尊！我今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僧伽。願世尊攝受我，自今以後乃至命終，歸依三寶為優婆塞。我知狂愚、知癡暗、知不善、為罪過所制伏，為獲得王位，弑殺父王。世尊！請世尊受納我之懺悔，認罪過為罪過，於將來自調御。」

一 [世尊曰：]「大王！汝實狂愚、癡暗、不善、為罪過所制伏，弑殺父王。然，大王！汝認罪過為罪過，依法懺悔故，我受納汝之懺悔。然，大王！若人認罪過為罪過，如法懺悔者，於將來自調御，此將增長聖者之律也。」

一 一 世尊如是說已，阿闍世王白世尊曰：「然，世尊！予今歸辭。予多忙、多作。」

[世尊曰：]「然者，大王隨意。」

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阿闍世，隨喜、歡喜世尊之所教，從座立起，敬禮、右繞世尊而離去。

- 一 二 阿闍世王去後不久，世尊告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王衷心感激而悔過。諸比丘！彼王若不弑殺父王者，今王於此座，應離塵垢，以生法眼。」

世尊如是說已，諸比丘歡喜、隨喜於世尊之所說。



《內觀雜誌》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 313 號

1995 年 10 月 1 日創刊

發行人：李雪卿

編輯：內觀雜誌編輯組

宗旨：弘揚佛法的義理和介紹內觀法門

聯絡：320 中壢市郵政信箱 9-110

網站：www.insights.org.tw

<http://140.115.120.165/forest/>

